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一百九卷目錄

兵略部彙考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戎政典第一百九卷

兵略部彙考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元王三年冬十一月越滅吳

按左傳吳公十九年春越人殺吳王夫差吳也受地公

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吳不及乃還二十年秋吳

公子寬忌將陳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道

過楚聞越將伐吳諸將爭越速歸欲除不忠者以

說於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與吳越滅吳於夷倉楚

降曰三年之養報之極也主父降之無乃有故乎

越孟曰黃池之役先王與吳王有自口好越同之今

越圖吳嗣子不報仇而敵之非吾之所能及也若

是以為降楚降曰若使吳王知吾何越孟曰可乎

降曰請書之乃往凡越於越事曰吳犯問上國多矣

聞若說討焉見之吳人不歡若恐君志之不從

諸人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君若之老無惟使陪臣

隆敵吳湖其不共黃池之役臣之先王受得承齊

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懈勞并甘國之

所能及也使陪臣敢欺布之干拜轉曰吳人不依

不能事越以為大大受封之辱與一明珠使問

越孟曰句踐將生憂奪人其人之死之不得交于曰

人必笑吾將石問也史豎何以待為君子對曰豈也

進不見急還無言士曰宜哉二十二年冬十一月

丁卯越滅吳諸使吳王居而東顧曰孤老矣焉能事

君乃縱吳人曰歸

按吳語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成越人夫種乃

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達海吾地今能師而不戒以忘

我我不可忍也曰皆皆十上天今吳民既罷而大元

萬陳市無亦來而困虛空虛其民必移就滿焉于東

海之濱大古既兆人事又見我幾十放矣王若今起

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

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

與我戰者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主者亦將不

能之會也吾用黎兒勝之吳王若憐而又戰幸遂

可出若不然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

哉乃大取師將伐吳楚甲包皆使於越越王句踐問

焉曰吳國為不道求錢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

血金吾欲與之微天之衷憐是車馬兵甲士伍既具

無以行之請戰戰以而可包皆辭曰不知土國問

焉乃對曰夫吳王因也能博取於諸侯彼問君王之

所以與之戰者曰在孤之側者飽魚肉豆單食未

當數不分也飲食不致味羹羹不盡暑水以報吳願

以此戰包皆曰善則善矣夫不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

中疾者君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

問其病末以報吳願以此戰包皆曰善則善矣夫未可

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民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

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掩其善掩其惡未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皆曰善則善矣夫不可以戰也王

曰越國之中吾民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

其有餘使宜留吾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皆曰

善則善矣夫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

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資腹焉未嘗敢絕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皆曰善則善矣夫不可以戰也王

曰越國之中吾民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

其有餘使宜留吾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皆曰

善則善矣夫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

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資腹焉未嘗敢絕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皆曰善則善矣夫不可以戰也王

曰越國之中吾民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

其有餘使宜留吾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皆曰

善則善矣夫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

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資腹焉未嘗敢絕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皆曰善則善矣夫不可以戰也王

曰越國之中吾民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

其有餘使宜留吾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皆曰

善則善矣夫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

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資腹焉未嘗敢絕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皆曰善則善矣夫不可以戰也王

曰越國之中吾民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

其有餘使宜留吾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皆曰

善則善矣夫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

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資腹焉未嘗敢絕求以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政典

第一百九卷目錄

兵略部彙考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周七

戎政典第一百九卷

兵略部彙考七

周七

元王三年冬十一月趙滅吳

按左傳吳公子九年春趙人殺是以吳之夏地公

子慶公孫寬趙師至吳不及乃還二十年秋吳

公子慶公孫寬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之

趙楚聞趙將伐吳各請歸于趙趙歸欲除不忠者以

說於趙吳人殺之十一月趙與吳趙子降於吳食楚

降以三年之喪報之也主父降之無乃有故乎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王與吳王有自好趙趙之今

趙圖吳嗣子不廢後樂而敵之非君之所能及七若

是以為降楚降曰有使吳王知不若何趙孟曰可乎

降曰請書之乃什允遂於趙趙曰吳楚聞之國多笑

聞若說則為趙見之人莫不欲尊尊若志之不能

諸人視之時之告於吳王曰秦君之志無他使降臣

隆敗吳湖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九臣志受得承齊

盟曰好惡同之今若莊難無恤不敢傳勞并晉國之

所能及也使降臣散於布之下拜韓曰以寡人不能事趙以為大夫受打之辱與一尊耳使開趙孟曰勿聽諸生憂秦人寡人死之不得久曰諸人必笑吾將石問也史豎曰得為君于日曰豈也進不以惡退無言士曰宜哉二十二年十一月上即趙滅吳諸使更王臣而東爾曰風之公焉能事君乃縱吳人門歸

按吳諸吳王七年還曰黃池息兵不成越大夫種乃留諸曰吾謂吳王將還涉吾地今能帥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忍也曰臣嘗十十大今見民無難如九元萬陳布無亦米而困虛空虛其民必移就滿肅于東海之濱及古既兆人事又見我幾上策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復失機又吳之邊鄙遠者罷而王至矣王商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將事幸而從我我遂該其地其至者年終不能之會也吾用黎兒胎之吳王若儒而也戰幸遂可出若小戰而結城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趙王曰善

趙乃及取師將伐吳楚甲包吾使於趙趙王曰善哉乃吳國為不道求錢我社稷宗廟以為平泉弗使血吾欲與之微天之表與楚車馬兵甲王位既其典行之諸國戰象以而可之吾辭曰王知王國問焉乃對曰吳與吳國也能得取於諸侯故問君之子所以與之戰者曰在臣之側者鮑魚肉而草食不常敵不分也飲食不致味雖整不盡聲水曰報吳願以此戰包吾曰善則善矣夫可以戰也王曰趙國之中我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七其者吾其幼長其孤問其結末以報吳願以此戰包吾曰善則善矣夫未可

曰戰也王曰趙國之中我者吾葬之七其者吾其幼長其孤問其結末以報吳願以此戰包吾曰善則善矣夫未可

曰戰也王曰趙國之中我者吾葬之七其者吾其幼長其孤問其結末以報吳願以此戰包吾曰善則善矣夫未可

曰戰也王曰趙國之中我者吾葬之七其者吾其幼長其孤問其結末以報吳願以此戰包吾曰善則善矣夫未可

曰戰也王曰趙國之中我者吾葬之七其者吾其幼長其孤問其結末以報吳願以此戰包吾曰善則善矣夫未可

曰戰也王曰趙國之中我者吾葬之七其者吾其幼長其孤問其結末以報吳願以此戰包吾曰善則善矣夫未可

經濟彙編政典第一百九卷兵略部

第七十五卷之八

者告公令醫者年丈士 壹酒 一大生女 一壹酒 一勝三人公與之得生 二人公與之儀當室者死三年葬其死者死三月葬其政必哭送葬埋之如其子公孤子寡婦疾貧病者納室其子其士葬其居處其棺槨其室者葬埋之於墓四方一十來者必廟禮之句踐數相與而於魯以行國之藩子之游者無不歸也無不歸也必謂其非其身之福種則不食其夫夫一所謂福則曰若夫差聚吾君於諸侯一國今越國小而吳諸事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三子一罪也吳人之罪也何葬之者安與耶諸姑無庸數父兄又謂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信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讎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取不盡力者乎請復數句踐計之乃致其乘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事其妻之不足也而思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水軍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妻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別天滅之吾天欲也士一男也欲其旅進旅退也則思賢退則思庸如此則有常實遜子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罪果行問人皆則又怨其子兄怨其弟婦怨其夫曰孰足君而可無死于是故敗吳於吳又敗之於後又却敗之夫行成曰寡人之師足不足以勝君夫請以金于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夫以越與吳而吳王至今大見于越越可以無越夫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君請速下兩句東吾與君為一君子夫差對曰寡人謹允一飯吳君若不忘國室而為歸臣反子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

和緩女嫂嫂滅女宗廟寡人請死金何面目以視於人士乎越君其夫也遂滅吳 越子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須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夫定須者與人事事與地土不問羞不敢言人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夫時不作非為與人客大事不起非為之始今君未盛而溢未盛而驕而不勞而矜其功夫時不作而先為為人客人事不起而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于若行之將妨於國家莊主躬身主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若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則用器始於兵禍不勝樓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君亡吾子甲不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意者與夫定須者與人事事與地土曰與人之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管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事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子女女於士大夫士大夫復往以請委管諸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上以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如君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事蠡也士曰令今大種守於國而范蠡大官於吳三乎而吳人逆之歸反乎於國下問於范蠡曰節事李列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雖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客富貪欲然後受其各

而聚其利夫惡皆皆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殲成自若以處曰度天不待其未者而主之因時之而自定之則男女之功除民之主門諸大缺曰野聞府官實民食無職其貴以為亂邦時將有反事將有聞必可以知天地之節制乃可以育天子之威利事無聞無反則極臣保侯以資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本也蠡曰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將節二樂不亂民功不使入將五穀殺民民乃罷蠡君臣王主安得其志蠡心如蠡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蠡而為常死生之常樂而不屈強而不剛健夫不剛健夫不剛健夫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韓勝才不取報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禍生於內力甚少而名聲尊焉種亦不知蠡也子曰諾今夫種為之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光人說世不穀即勾吾年說世未有後常則與禽荒天則謂范蠡曰姓之子圖國舟與車王主降輅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邪不穀守之甚焉吾欲與于謀之其可子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曰帝不者時反自守強索者不辭得時不成反受其失夫越滅名不士死亡有幾有子有不子王無蠡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蠡圖之其事又將未可却也士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士謀吳子曰水可也今吳王浮於水而忘其百則亂民功過天時時當僥倖輔運兩舉人不思患臣解得皆由僥倖復迎非上上相偷其可子范蠡對曰人事矣夫應來也王姑待之重門諾 又一件王召范蠡而問焉以吾與子

經濟集編戎政典第一一九卷兵略部

謀吳子曰未可也今中宵離謀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明乎天地未形而先為之殺其是已乃不戒難受其刑不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不日未可也今其指實不違傳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事未盡也子姑待之王怒曰通國然乎去其欺不殺耶吾與子言人事不慮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愚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子姑勿恤失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子獨斷民恐其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不足以支其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翁尚始王其且雖聘之復無至齊尼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餽飲無忘國常彼其主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殲王姑待之至於九月王召范蠡而問曰必有之曰解飲下及夜燄今歲將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者王之臣臣固將竭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願而趨之懼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 日五及子弗忍欲計之范蠡進諫曰諫之屬屬之中原其可乎至姑弗許也臣聞之得時無忌時下再來今天子不取及為之吳其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難諫不遂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曩積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侯克而止 道吳吳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行為行勝至而陰陰之而陽日困而逐月氣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未遂則用常後無敵先無陽終用人無統往從其所剛避以柔陽師不壘不死其

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餓勞逸以參之盡其陰節益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家客卿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事固陰節不盡重而不可退凡陳之道或右以為牧左以為牧其害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則速以力疾王姑待之車曰諾弗與戰居軍三不與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事緣以子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生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子其圖天說不敏誠與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計之范蠡進諫以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待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遂五年復反小國則近天國則遠先人有言曰伐仇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忠會稽之事王門諫不許使者往而復未辭急車觀會稽王又欲計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歸而憂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之王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天十載謀之一朝而奪之其可乎王姑弗許其事將易易曰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戈右援袍而應使者曰昔者至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代不受今將伐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以子范平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虎助天為虎者不祥今吾指實不道違王將助天為虎是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平昔吾君周則室之不成王也故演於東海之底離離而離之與處而離之與向與余離觀然而下而微吾猶念也又安抑是讓者乎不孫雄曰王孫將助天為虎助天為虎大群維濟反解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受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

無使執事之人得非於子使者解及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與師曰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至越尺反王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之臣不復反於越國矣王曰不殺賢士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臣死君若君王壽於會稽之罰王曰所王掩尸之意揚王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乎范蠡言與子分國不嫌吾言身死妻不為范蠡范蠡對曰臣聞命受君行制臣月也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吳知其所終傳王命工以良金寫露之狀而誦誦之漢日而今天大朝之環會稽二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日後世才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降生四鄉地主正之 元王四年夏六月昔胡瑤伐齊 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夏六月昔胡瑤伐齊無牙帥師齊之知伯視齊師馬駑逐驅之曰齊人卻余旗其謂余畏而人也憂而還將戰武子謂上初伯曰君若天子子而士之以守德宗祚吉矣吾又何上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取驪武也治英丘也以前伐罪足矣何必十王辰戰於牟丘齊師敗績知伯親觀師敗 元王五年夏四月昔伐齊取東丘 按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夏四月昔伐齊伐齊使未乙帥師晉威文仲以師伐齊取鞍直取以首師伐齊取汶陽齊侯微聞戶周公顧乞憂於昭叔威不帥師會之取魯丘師吏令將公孫也於君政暴往歲克敵今大勝都天多害矣又焉能進是言言也役

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
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牛怒自繒
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于徐州

按史記齊宣王十一年魏與趙攻韓魏急於善兵使
田忌將前在長平者大衆魏趙聞之去韓而歸齊
軍臣過問其故曰夫齊將田忌自彼三晉之
男而齊晉魏爲仇善戰者因其勢而因等之兵法
也齊人魏利者敵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秦下至
百里人魏地行三十日大喜曰我國固齊軍怯入吾
萬國能勝行三日大喜曰我國固齊軍怯入吾地二
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將軍與其輕倍倍曰打
行遂逐子虎其行甚當至陵馬陵迤邐進而旁多
樹陰下伏兵乃新大樹面書之曰畏死乎見此即
殺之下於是全齊善射者皆慕來追而亡其大半
火舉卒皆驚遽出果夜下研木下見白骨乃燔火燭
之謂智無勇也夫齊軍獨曰遂成廢下之名蓋因乘勝
並破其軍猶魏太子中以前歸

顯王二十九年秦伐魏擄其將公子卬

按史記蕭何傳陳留者衝衝之諸庶孽公乎也名穀
姓公孫氏其祖木娜姓也缺少好刑名之牛事魏朝
公叔孫爲中庶子公叔孫知其賢未及遣會瘡瘡病何
惠王親往問病中庶子公叔孫有如不遂將舍瘡瘡何
今叔父之卑庶子公叔孫雖小亦有奇才願王舉
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蒞屏大言曰王即下聽用
穀必殺之無令出境下語而去公叔孫負穀謝曰
今者王問可以爲刑者我言王邑不許殺我有失

君後見臣因謂下卿弗用特當殺之。子訂表汝州敗去。君又見倉卒曰破王不能用之。王佐臣又能用之。君三言臣卒去。夫以國公孫越也。豈不恃哉。公孫越死。公孫越聞秦孝公下令國中。小吏者將修繕公之業。東復侵地。遂西。又秦國有公。敗臣景監曰。不見孝公。居九年。秦國富強。其間年。齊敗魏者於馬陵。勝魏者於中。敗將軍龐涓。計明于齊。魏敗者於公。秦之與魏。皆賢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困秦。卽石魏困者。魏居洛陽。魏之西。秦也。與秦界。秦界外。而魏獨出。外之。魏利。則西侵秦。則東取地。今外君之賢。而國積其盛。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望之。可。此時魏魏魏王。支左也。東徙秦。徙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弱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必亡。吾以將而擊之。秦之舉。則邪魏將必相攻。可與公。曰。吾始知秦之舉。而兩國將不認相攻。可與公。曰。吾始知魏之舉。而能自亡。安秦魏魏公。曰。吾以爲秦魏已厭。而衛鞅伏甲于中。而襲魏。魏公。曰。臣知其害。魏之。以師秦。魏也。王兵敗下。齊秦國內攻。其以割。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而魏。遂去。以割。秦徙都大梁。樂思曰。寡人不。用。公叔。臣也。

顯于二十六年蘇秦說六國合從

按史記蘇秦列傳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右產業力工商逐利一以爲務今士釋本而事口舌困下年宜乎蘇秦聞

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其書備觀之用天子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用爲于是得劇書陰符伊尹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

以從父說魏王門大主之地南有淮漢陳汝南許
鄆昆陽金陽陽新都新野有淮漢陳汝南許
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委陽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
小然而田舍無慮之數曾無所寄牧人民之衆車馬
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殷殷若石二軍之衆臣竊
大王之國不特於衛人休王交還此後之秦以役
天下享有秦惠不顧其禍人扶強秦之勢以內割其
主罪無過此者雖五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
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秦東藩秦帝受冠帶祀春
秋臣竊爲人主地之臣聞起王句踐敵敵至三十人
禽大王于蓬武王至二十人車車三百乘制約於
牧野豈其王卒其謀誠能當其威也今韓魏王萬
車六百乘騎五王匹此其過越王句踐五遠矣今
乃聽于墨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大事必刻地以効
實故兵未用而國已削矣凡墨臣之言事秦者皆森
人非忠臣也大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奉外交輸
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成公家而成功門城強秦
之勢以內割其主刀割地贖人主執秦之期書曰
維終不絕變變奈何是是不伐將用吾計而陳王定
後有人思將奈何大主誠能聽臣六國從說專心
并力豈當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欲臣王使臣効忠
計奉明約於天下之路路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
得聞明教今王君以臣之說而欲臣之故臣因東來
說寡王曰王君有秦山東有鄭西有清河河南
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下餘甲帶甲數
十萬衆如丘山三軍之具五家之兵足知鋒大教如

雷電解如風雨鄭有軍役未嘗倍奉山無河涉湖
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才丁男于三
王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邊境而臨淄之卒固已二一
一萬矣臨淄甚富實其民無不吹竿鼓瑟彈樂舉
賓難離走狗六博蹴鞠者臨淄之塗車數萬人肩摩
連袂成帷陳秋成幕羅汗鼓雨衆殷人足志高氣揚
力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丘夫韓魏之所以重兵與者
爲與秦接壤邊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
存亡之機決矣韓魏與而聯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事
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韓魏
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得王父父之險車不得人執弱
不得比行百人守險于人不取過也秦雖欲深入則
復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何疑慮嗎嗚呼二面下
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
齊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訂過也今無甲車
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齊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
得聞明教今足以以趙王詔之欲以國從乃西南
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
下數中與東有夏州海濱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陳
蔡鄧陽地方五千里餘甲帶甲百萬車千東騎萬匹衆
支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
事秦當今乃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
朝於章臺之上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
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人王說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 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
則鄢郢黔中之間開浚其下亂也勢一其末有也也
至而後發之則無已已故願大王早決之玉王誠
能聽臣臣請令出車之國秦四時之獻日奉大王之
明詔奉所獲秦之器韓魏王國兵在人王王所用之
王誠能用臣之說計則韓魏齊燕趙秦之所用大
人必充復官無役號其馬必充復故故能合則楚上
衝則秦亦公韓魏上之秦而有人事之臣臣竊爲
大王不取也今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
下之仇讎也衛人皆欲刺諸侯之腹以事秦此所謂
養仇而率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
虎狼之秦以侵天下王有李惠不顧其禍外拔強
秦之威戶內割其主以求割地人逆不思過此者
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事是衛衡割地以事秦
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一者六王皆弱故欲使秦不
使臣効忠則事明約在大王之上是王曰寡人之國
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巴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
不可說也而韓魏魏趙以秦患小以與秦謀與深謀
反人口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口
能當秦不耳勝也內與秦臣謀不足恃也寡人既下
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風則將落今
王欲一天下收諸侯有危國寡人陳秦壯援以從
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爲秦秦之役長於并六國是
報趙王乃有過秦國于弱韓魏諸侯各發使臣之良
報臨於王首秦秦殺約六國從說諸侯過趙使之良
武安君乃從從約秦秦兵不取關由合關十五年
其後秦使臣首敗魏與其代趙戰敗魏約秦魏

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親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按國策蘇秦謂秦王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用約乎請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于樓亦明矣寡人恐為合意日久吾欲使武安才起作噓意焉蘇秦王曰卜大夫攻城還邑爾使武安王善我國未便諸侯請從客卿張儀蘇秦王曰敬受命

顯王四十年魏敗楚於陞山劬王洛於秦

按國策楚魏戰於陞山魏計秦以十洛以釋秦於楚魏戰勝是敗于南陽秦負勝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之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劬十洛于秦

尺查國而自令申於中天下下不可亦明矣
今楚與秦爲一國而將乘焉東海之巨齊歌
魚鹽之地此斷楚之牛臂也夫大石有臂而與人國大
其重而孤孫王欲與楚爭可得乎秦發三將軍其
一軍塞于道吾使與楚爭王河外一軍守于池約四國
爲一以攻趙趙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怠意應情
先以閉于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不遇於趙
池而相見而口相結請秦兵無攻趙人之定計趙
王曰先王之時本陽君專權擅勢欺先王御諸將
事寡人居屬師而不與國謀計先王棄下寡人年
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曰爲一從不事秦非
國之長利也乃且顧變心易處割地請前過以事秦
乃將約車行過關使者之明詔趙王計張儀張儀
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某如趙目趙
妻千書以其婦爲代王要欲并代約與代王過於趙
注之塞乃令王人作爲金斗長其足令可以擊人與
代王飲陰告寡人曰趙治船樂進船吸反手以擊之
於是酒酣樂進船吸寡人進爵因反手以擊代王殺
之正關壁地其婦聞之因摩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
弄之山代王之亡天子莫不聞趙王之復無無視
大王之可明見且以通王爲可視子趙與兵攻燕再
開熱都而劫大王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河
源通河間而趙王身長城非人之有也且今時
趙之于秦猶郡縣也不敢妄事師以成代今王事秦
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無秦害

趙之患是故顧大王聽可之語王曰寡人雖夷僻處
難大男子於彼則累言不足以以米王計今上客幸教
之請西而而秦秦獻山之厄五城燕王聽儀儀歸
報未至成歸而秦惠王卒武王自爲大王丁時
不說儀儀及即位華臣多說張儀曰無何左在齊國
以取秦秦秦是復位之惡焉大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
武王皆救復位從秦武王九子奪王曰夜惡張儀
夫已而秦諸王又張儀儀謀乃因謂秦王曰儀有
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
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
之疾在必與師伐之故儀儀乞其不自之身之樂齊
必與師而伐樂東齊之兵進於城王而不能相去王
以其間代韓人三出出兵而而而伐以臨荆秦秦
必出城人于技圖藉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車
三二乘人儀之樂齊樂與師伐之樂哀王恐夷儀
王曰勿思也請令輕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僑
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儀儀雖亦厚大王之託
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
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也固與
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得地也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儀
乞其不自之身之樂齊必與師伐之齊樂之兵進於
城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代韓人三出出兵而而
而而無伐以臨荆秦秦必出城人于技圖藉此王業也
秦王以爲然乃具車三二乘人儀之樂齊樂與師伐之
樂哀王恐夷儀王曰勿思也請令輕齊兵乃使其舍人
梁子果代之是上內應而而外伐與國廣都敵以內
自臨而而儀儀於秦王也此北古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

善乃使解其張儀相親一歲卒於魏也
報上元年春甘茂攻韓宜陽拔之
按圖策甘茂攻宜陽二城之多不主秦一方將有
弱對曰宜陽兵必入困甘茂以我爲難而得相秦
者我乃宜陽將王公攻宜陽而不拔公孫孫辱臣秦
挫我於內而公什以弱弱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
明日拔之而王上因曰宜陽之郭最於最於最於最
金以益公當明日拔之而宜陽拔宜陽之爲楊出
謂公孫孫曰請爲公以五萬攻宜陽得之是以九鼎
和甘茂也公不於秦攻而王王惡之其後必疾前
茂事敗矣宜陽之夜楚辭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
茂以楚辭秦不爲韓氏外敵韓亦恐戰而楚有變
其後辭楚必相和也楚言與韓而不然楚中惟之楚惟
以知其即也宜陽之夜楚辭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
韓楚秦言故固必失不知許楚漢中惟之楚惟
而不進師必孤無秦秦同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
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漢中於馮章馮章請
秦王曰子速亡臣因爲楚王曰秦人固無他而以其楚
王
按史記甘茂列傳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吞
卑通三川以霸關中而寡人死王楊英甘茂曰請之
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
言之於王曰魏德盛矣然魏王勿伐秦秦盛以爲子
功向壽歸以告王王曰甘茂於魏德盛甘茂至上問其
故對曰宜陽入勝也上常向陽陽之失矣名以魏其
實都也今王信數險行尸里攻之魏言會參之趙賈
傷人有與會參同姓者殺入大告其母曰曾參殺

其母織纈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殺殺人，其母尚織纈。」若也增嘆。二人又告之曰：「曾殺殺人，其母下機織纈。」若也走天以曾殺之賢聞其母信之，故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于若曾參下之倍臣，又不如曾參之父母慈孝也。臣賢者皆持三十二臣惡之罪王政材也。姬姜儀西門巴蜀之地北關西國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以下多振手而可以賢先主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退而論功文侯示之說書。姬姜羊再拜稱曰：「此非臣之功也也。」君之力也。」今大臣蘇秦之臣也，橫里于公孫臯一八者挾韓魏之王聽從之是也。欺魏之臣也。臣受公仲侈之怨也。下日奪人王聽也。也請與子墨辛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下拔。楊里辛公孫臯果爭之。武王悉出楚款輕犀月廿而拔。楊里在後王曰：「有之因大恐臣使甘茂擊之。」新首六萬遂拔宜陽賜韓襄王任公仲侈。李壽與秦平。

赧王九年秦擊魏皮氏下拔而解

按周勃之說，攻圍皮氏爲魏謂趙王曰：「秦楚勝魏魏
王之冠冕也。」必合於秦，於秦何不背棄而與魏乎？魏
王喜而不入。主秦惡楚，楚亦劫城地於主，子難復言
之。又魏也。於是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王下於
楚。蘇武計是城地欲興之，復改魏魏里疾欲與魏。
外攻楚恐魏以天下在楚，王肯也。爲策謂魏王曰：「
臣疾後臣請。」曰：敵臣之主，故劫城地而爲魏太子
之前任，是以未敢主。出魏賢臣請助之而復固
秦軍之以爲攻魏。主曰：諾乃入魏入於秦因公
魏以改楚。

赧王十四上秦韓魏齊敗楚於重丘

按史記楚世家楚懷王十一年齊王欲爲從長約楚令與秦合而使楚遣太子卽齊王欲楚之於楚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歸而不察儀行出而是事秦大將王疾平韓而公孫行惠平楚事秦四國雖楚患也則楚之平秦於燕無益也

廿八年秦攻魏秦惠王因楚人鄭丹以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楚趙而爲後而韓趙以秦兵息民合於八人使攻子蘭而割土名成之平子諸侯師伐威秦必失主取武關關之楚則楚之國而擯之甘王之利楚魏則亡秦西蜀閬中地楚之富而擯之甘王敗於張儀亡地漢中兵掠藍田攻于其不亡于懷楚

九年武王使秦惠王大上執上之楚王業已欲卽於秦兄爲子先事秦願大上執上之楚王業已欲卽於秦

卽楚齊韓魏下王雖未取秦地於楚不足卽秦必取

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制割於諸侯王不如深悉齊韓

上言陽里疾知復事王得齊韓之平以地地秦武王建七百里以故尤與秦失秦攻三川趙攻韓宣惠而韓魏事王以齊韓之平以地地秦

上言楚及河外韓必亡亡楚救韓不能使韓亡上言楚有韓楚也韓已得武王使於河山之所信於韓者已

莫如楚也韓以爲其武王必失秦之害於韓者已

韓公子林出齊而也韓已得武王使於秦其甚之使

之以韓車修里疾得齊韓之重卽亡秦救韓疾也

今又失楚以楚之重韓亡上必三秦復與楚之侵

地也於是韓亡上必不合秦而秦以爲韓之

年信書而合秦秦昭王初力乃厚賂於楚楚往迎

歸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
楚王庸二十六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地親而

三國其伐楚楚使人于子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六年秦大有私與楚太子蘭楚大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連其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
紀王十七年秦敗楚師殺景缺取襄城

紀王丁丑年秦敗楚師殺景缺取襄城

陳史記楚世家懷王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
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璠懷王恐乃使大平爲質
於齊以求平

赧王十六年秦取楚八城

掖衣記述世家懷丁二年春復徙取城泰昭
上遷至王曰枹軍人與己約爲兄弟況於苗棘
丁爲買馬也太子悅軍人之重臣於燕去
寡人誠恐庶幾使太子悅軍人之重臣於燕去
子質於太子奉寡人與姬按境邊界故爲婚媾願
能相親與父而奉寡人與姬按境邊界故爲婚媾願
聞下執事是惟見寡人書也欲使臣取此札
恐泰昭臨門上母而行發白耳耳泰昭虎視不可
信乃請於君之嬖王丁蘭上勸令行曰奈何逆寡
之權心乎泰昭王蘭上勸令行一將軍發兵武
關漢高帝王楚王曰聞武王與西王咸陽朝章
章知番臣不爲楚懷王大怒而不信用也王
曰蕭王王也乃割荊野中之郡王王欲盡泰欲失
地王王怒曰無許將軍無幾矣以之不復了泰
因隨之楚王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